

□郑学富

## 谁识书生胆气豪

王冷斋，福建省福州人，原名王仁则，字若璧，笔名冷公。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。1937年1月，任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。

宛平城位于北京郊区卢沟桥畔，始建于明代。1927年，宛平县署由北京城里迁到此处，遂改名为宛平城。

王冷斋受任于危难之间，当时日军在宛平周边活动猖狂，经常不分白昼实弹演习，卢沟桥边、宛平城外刀光剑影，暗藏杀机。1937年2月，华北日本驻屯军参谋中岛向王冷斋提出在大井村建造机场、兵营等要求，并拿出大井村地图及事先拟好的“协议”，让王冷斋签字。王冷斋拂袖离座：“这里的土地都是中国老百姓世代居住的地方，割让土地是绝不可能的！如果现在硬要谈判大井村土地的事，我只有退席。”中岛等日方人员见王冷斋态度坚决，只好作罢。

7月7日夜，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。11时许，日军诡称演习时一士兵离队失踪，要求进城搜查。在遭到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后，日军即包围宛平县城。

翌晨2时，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防止事态扩大，经与日方商定，派王冷斋等人与日方谈判。就在谈判之时，王冷斋接到报告，驻丰台日军五百余人并炮六门，正开赴卢沟桥，战事一触即发。

为争取和平解决争端，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分乘两辆汽车连夜前往宛平城。当行到距离宛平城2里的地方，王冷斋看到公路和铁路涵洞均被日军占领，枪炮排列，士兵伏卧，如临大敌。同车的日方代表寺平突然要求停车，拿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，威胁说：“你已经看到了，事态已经十分严重，现已来不及等待调查谈判，只有请你立即下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。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，以免冲突。”王冷斋反驳道：“此次来只负责调查，这是在你们机关部已经商定的。你所提我军撤出、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，离题太远，更谈不到。”寺平又进一步说：“平日日军演习都能穿城而过，何以今日不能进城？”王冷斋再一次驳斥说：“你接此项工作不久，以前的情形你或许不了解，我在此从没允许你们穿城而过，你所谓的先例是何年何月何日？请给我一个事实证明。”

日方被驳得无言以对。恼羞成怒的日军副队长森田和寺平像绑架一样，胁迫王冷斋来到日军的阵地前，以武力相威胁。王冷斋严词斥责：“你们出尔反尔，前后矛盾，万一事态扩大，你们二人当负全责！”双方相持10多分钟，王冷斋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森田见恫吓不成，只好示意寺平与王冷斋一起进城。

事后，王冷斋写诗云：“挟



1937年7月，王冷斋(左三)会见记者。

## 王冷斋赋诗明志守宛平

1937年7月7日夜，日军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，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奉命与日方谈判。“东倾雄堞北崩墙，血肉长城筑更强。众寡悬殊攻守异，孤城屹立岂寻常。”他据理力争，并赋诗表明心志，抒发报国情怀，后结集出版《卢沟桥抗战纪事诗》。



夜袭日军的突击队队员

持左右尽弓刀，谁识书生胆气豪！谈笑头颅拼一掷，余生早已付鸿毛。”

## 大刀队里出奇男

进城后，双方在县署举行谈判。寺平仍然坚持要进城搜查，王冷斋坚决反对。正在交涉间，日军于8日晨4时50分，向宛平县城猛烈攻击，并强占宛平东北沙岗，打响了攻城第一枪，中国守军忍无可忍，奋起还击。日军在同一天内，连续进攻宛平城三次。对言而无信的日军，王冷斋严词质问樱井等日方人员，并声明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和谈大局，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。樱井等日方人员支支吾吾，说可能是误会，表示努力调解，以免事态扩大。

7月8日下午，日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派人绕道从宛平城西门进城送信，请王冷斋和吉星文出城谈判。王冷斋以守土有责，不便擅离职守为由，拒绝出城。他一面派林耕宇和日方的寺平缝城而出，与牟田口面谈停火之事；一面用电话向北平市政府汇报日军先开火一事，请求与日军交涉制止。可是日军继续向我方射击，并用迫



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进攻

击炮攻城，炮弹命中专署办公室，毁坏严重。

7月8日夜，细雨蒙蒙，宛平城外的青纱帐深不可测。吉星文团的青年战士组成突击队，用绳梯缒出城外，在青纱帐的掩护下，沿永定河堤向铁路桥靠近。夜12时，日军已进入梦乡。突然，突击队挥舞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。日军猝不及防，狼奔豕突。突击队大获全胜，将日军一个中队全部砍杀在铁路桥上。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队员手刃日军13人，生擒1人。

王冷斋闻讯后，兴奋异常，赋诗称赞突击队健儿奋勇杀敌：“暗影沉沉夜战酣，大刀队里出奇男。霜锋闪处寒倭胆，牧马胡儿不敢南。”

## 不辞艰险到危城

夜袭成功，日军受到重创，只好坐下来谈判。

7月9日凌晨4时，北平市政府给王冷斋打来电话，通报说中日双方达成三点协议：(一)双方立即停止射击；(二)日军撤退至丰台，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；(三)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，并由冀北保安队派

岛同车前往北平。路过铁路涵洞附近时，见日军持枪作射击状。其实，王冷斋这次是抱病赴北平的。王冷斋从北平回来后，又住进德国医院治疗。

当秦德纯得知王冷斋抱病与日方谈判后，十分感动，于7月11日上午，特派外委会委员林耕宇代表自己前往德国医院慰问。可是在此危机四伏的时刻，王冷斋怎能安心养病，人虽然躺在病榻上，但心里想的仍是卢沟桥事件如何处理。他7月12日一早就离开医院，返回宛平县署上任。然而，县署已被日军炸毁，短期内无法修复，不能使用，只好借了一处民房办公。

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行为获得驻在北平的国外友人的同情和支持，他们冒险前来宛平城慰问。一位西方友人指着卢沟桥上的石狮，笑着向陪同的王冷斋说道：“睡狮今已醒矣。”王冷斋听后，深有感触，写诗云：“睡狮一吼震寰瀛，伐木丁丁见友声。博得同情人共赞，不辞艰险到危城。”

## 与城愧未共存亡

日军“现地谈判”，一方面是想借谈判压中方就范，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，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，所以日军并没有按照协议撤军。当王冷斋责问日方时，他们竟以寻找日军尸体残骸为借口，留下少量部队。王冷斋驳斥说：“搜寻残骸无需留下这么多的士兵，也无需携带机关枪等武器。”日方辩称唯恐受到中国军队袭击，不得不留军队以资警戒。王冷斋说，如果真为搜索残骸，我方可以帮助办理。双方各派委员多人组成徒手搜索队，到战地各处寻找。

于是双方商定，中方派士兵10人，日方派士兵20人，由6名委员率领，徒手到卢沟桥附近地区搜索，时限24小时，无论搜到与否，届时日军都应向丰台撤退。正当双方准备签字落实时，日方4名代表离席说接电话，竟一去不返，不辞而别，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

连日来，王冷斋与宛平驻军会商城防，加强巩固，做到有备无患，并代表地方长官慰劳将士，抚慰灾民，做好后方给养事宜。7月14日，王冷斋与平汉北段警备司令郑大章等联名发布布告，安定人心，并严禁宵小乘机滋扰，确保社会安定。王冷斋赋诗言志，表明他抗战到底的决心：“东倾雄堞北崩墙，血肉长城筑更强。众寡悬殊攻守异，孤城屹立岂寻常。”

22日，日军复攻打宛平。王冷斋得到情报，敌人将施放毒气。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妻子胡仲贤，捐献家资购买了防毒面具，并送到宛平前线。途中遇日军战车，几濒危殆，幸免于难。

29日，宛平失守，第29军奉命撤离。王冷斋挥泪告别抵抗了23天的孤城危桥。一些友人庆幸他在与日本人周旋时安然无恙，他流着泪说：“未能与宛平城共存亡，何庆之有？”他当时吟诗一首：“与城愧未共存亡，人庆更生我独伤。国步方艰应有待，此身终合向沙场。”

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，人数限300人，定于本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，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。

王冷斋以为协议签订，战事当可休，没想到协议签完仅2个小时，日军又向城内发炮70余发。王冷斋立即向北平报告，并请求向日方诘问。日方辩称是为掩护日军撤退。到了9时，协防的保安队还没有进城。经查，原来保安队在来的路上遭到日军阻止，并发生冲突，我方阵亡1人，伤数人。后经北平方面交涉，保安队不准携带机关枪入城，又分兵押运机枪回北平，来到宛平的保安队员不足200人。经查，一部分日军仍隐匿在铁路涵洞内，没有完全撤走，还有白天撤走晚间又返回的。此时，监视撤兵的委员多已返回北平，尚有中岛在宛平城。王冷斋向中岛交涉，中岛无法推诿，答应协助办理未了事宣。

到了晚间，藏匿在涵洞中的日军果然向城内袭击。宛平守军严阵以待，早有准备，当即予以还击，日军的袭击阴谋没有得逞。王冷斋立即向北平报告，请示处理办法。北平告知他次日晨与中岛回北平面商。

7月10日早晨，王冷斋与中